

故乡风物

故园田土忆春耕

张玉虎

看“蛰气”

“六土谣”

笔者从13岁种地,当了17年农民,深知传统农耕时代,春耕播种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环节,也深知每年春天准确掌握节令,适时播种是一个农民的基本功。

目前,农村又到了春耕的大忙季节了。我突然想起“蛰气”这个词,想起了那年春天在田里看到的浩浩荡荡的“蛰气”。

什么是“蛰气”呢?这就得先从什么是蛰,和惊蛰这个节令说起。

所谓“蛰”,是指如熊、獾、刺猬等动物以及许多昆虫的冬眠,每年入冬后,大地封冻,它们便藏入地下不吃不动,等到来年大地解冻春暖花开后再复苏的过程。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四个节令惊蛰,则是指严冬过后太阳回归,地气变暖,这些冬眠的动物到了醒来的时候了。蛰气一词在辞典中的解释,是指“冬季闭塞之气”,而在太原地区农民们的观念中,是指天气变暖,大地解冻的时候,从地下往上蒸腾的气流。

我们村地处太原城南的“府南川”北端,地势平坦,地板子又宽,上世纪60年代农村还是集体化时代,下地劳动时,一个生产队的人都在一起干活儿,春耕时期的农活儿是平整土地、打坷垃、刮畔子、搂茬子等。

那年春天一个暖洋洋的上午,我们一拨人受队长的分配,在一个叫作南短畛的地里搂茬子。所谓搂茬子,就是在秋耕过的地里把上年庄稼留下的根茬用耙子从地里刨出来,抖掉土,堆到一块儿烧掉,以便于当年下种。搂茬子这活儿,没什么技术含量,只要你认真,肯出力就行。由于我是新社员,对什么也觉得新鲜。到了半上午工间休

息的时候,人们都坐在北边地头的渠堰根上,或者下地头棋,或者捣榧话。我呢,则往南面的地里眯瞭着,看那些被点着的茬子堆上的余烬着完了没有,如果没有着完,我就再过去抖搂抖搂,让它们都烧成灰,以免留下茬子垅儿影响春天下种和夏天的锄地。

看着看着,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此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奇怪现象:在红红的太阳下,那片赤裸的黄土地远处,竟然丝丝缕缕地往上冒气,那气息既清清楚楚地存在,又隐隐约约地不可捉摸。看到前面的那一堆茬子灰烬处有它的影子,可到了那一堆灰烬跟前时,又看不到它的存在,它又在更远的地方出现了。看着这空旷的黄土地上的神秘气息,我不由得兴奋起来,大惊小怪地对休息中的大人们说:“快看,快看,地里冒气啦!”邻居计虎伯笑着对我说:“小鬼,甚也不知道哇。唔就是‘蛰气’。每年惊蛰过后,地里都是这的。多动弹上几年你不日怪咧。”

后来我也确实就不日怪了,因为每年春天在地里劳动时,都能看到“蛰气”。但是久而久之,我却摸到了“蛰气”的一些规律和特点。即它只在惊蛰和春分这段时间出现,只有在秋耕过的裸露着黄土的田野里才能看到。

现在,正是蛰气旺盛的时候。你如果有好奇心,在太阳好的时候,到城南郊外,找一块裸露的黄土地,坐在北边,逆光细瞅,就会看到清楚而隐约、明白而神秘的“蛰气”。

每年“蛰气”上来的时候,春耕大忙季节就到来了。

在太原城南的农民口中,“蛰气”的“蛰”字,不读为“zhé”读为“zí”,是“蛰”字的古音。

近日,笔者在与乡村父老闲谈中,听到了西温庄村一位叫作郝梅生的老农哼唱的“六土谣”,觉得很有意思,便记下来放在这里与大家分享。

全文是这样的:“犁耩死土,耙扫活土;耩寻湿土,耙打干土;多上粪土,少贪地土。”

下面就我所能,逐句进行解读。

“犁耩死土,耙扫活土”,这两句讲的是农田里最重要的农具犁和耙的作用。种过庄稼的农田,经过雨淋和水浇之后,就会板结成为僵硬的“死土”,要想再种庄稼,就得用犁把死土翻成疏松的活土。犁把板结的死土翻成活土后,一是有犁沟,不平整;二是有较大的土坷垃,影响播种。这时就需要耙儿来帮忙了。两头牲畜拉上耙儿往前走,人站在耙儿上重心在两只脚上左右移动,耙儿就在耩过的活土上来回“扫”起来了。耙过的地既松软,又平整,就能用耩儿下种了。

“耩寻湿土,耙打干土”,这两句讲得是耩儿和耙子这两种配套农具的工作方式和使用时机。把土地翻松耙平之后,就可以用耩儿下种了。不管是什么庄稼的种子,只有种在湿土中,才能萌动发芽,若种在干土中,那就瞎砍了。因此,村里摇耩儿的大把式们双手握住耩把儿,一定要掌握好深浅,要让耩铧子挑超湿土来,种子才能落在湿土上。因此,耩寻湿土是摇耩种地时一定要把

握的原则。耙子是和耩配套的农具,因为庄稼的种子对土地的要求是既不能太坚硬,也不能太疏松。太疏松了容易被风吹干,不利于保墒,也不利于庄稼扎根。因此,用耩儿播种后,还得在适当的时机用耙子把田垄里的虚土压实。但是刚下种的地如果湿气大,耙子的石头籽儿一压,就又板结了,种子即便发了芽也顶不破地皮。因此,得等到田垄里土干了以后,才能打耙子。耙打干土,时机十分难掌握,如果晚了,干土层太厚了,也就把种子晾在干土里了,因此得多跑腿,勤观察,才能掌握好时机。

“多上粪土,少贪地土”。这两句则是先民们多年形成的集约经营理念,到现在也不落后。“庄稼一枝花,全靠粪当家”,“种地不上粪,等于瞎胡混”。这些谚语都说明了肥料对农作物的重要性,可以说多上粪是种地的一个秘诀。但是,过去人口少土地多,加之没有耕作机具、运输工具和化学肥料,农田的产量很低。如果盲目扩大耕作面积,把有限的肥料撒了胡椒面,那单位面积产量就更低了,不划算。那时人们就认识到这个道理,开始实行轮作制。学会了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少量的田里,提高单位面积产量,获取最佳效益。把另一部分土地空出来深耕后获取太阳能,畜养地力,让其第二年多打粮食,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农作物的种植,首先要不违农时,适时耕种,所以谚语有“农忙季节要抓紧,早起三日顶一工(文水)”“春争日,夏争时;春迟一日,秋迟十日(忻州)”“迟种的庄稼收不下(忻州)”“误了三月土,枉受一年苦(蒲县)”。

在山西大部分地区,四月份,即清明、谷雨时节是适宜种瓜豆、种棉花的时间,农谚有“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(阳曲)”“谷雨前,好种棉,谷雨后,安瓜种豆(洪洞)”“枣发芽,种棉花(沁县)”,如果过了季节,就会出现“立夏种棉花,彻老没疙瘩(临汾)”的现象,但在雁北地区,由于气候比较寒冷,种瓜豆比较晚,所以农谚有“小满前后,点瓜种豆(怀仁)”。

山西种植谚语

李淑珍

五月份,即立夏、小满时节,是种植玉米、高粱、谷子等大秋作物的最佳时间,农谚有“立夏玉米小满谷(吉县)”“立夏种茭子,小满种谷子(太谷)”。

伏天是种植秋菜和荞麦的季节,荞麦耐寒瘠,主要在晋西北地区种植,农谚有“头伏萝卜二伏芥,三伏种的好白菜(吉县)”“头伏荞麦中伏菜,末伏种下毛毛菜(忻州)”。

山西是重要的小麦产区,小麦一年两种,农谚有“春风春麦,秋风秋麦(忻州)”“春风麦入土(保德)”“清明麦,苦住老鸱鸦(万荣)”。

夏至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,农谚有“过了夏至不栽秧(广灵)”“夏至不种豆,种豆不落叶(忻州)”“夏至不种高山黍,还有十来八晌小糜黍(怀仁)”。

纪实

也正因为长辈们都是求新、求变、求改革的先行者,女孩的维权“大获全胜”。长辈们决定,以后何家的女孩子也按“泽”字排行。从此,女孩的名字里就有了一个“泽”字;以后,中国就有了一位叫何泽慧的女科学家。

那是1932年,几位花季少女从苏州来到上海考大学,何泽慧就是她们当中的一位。到了上海,女孩们才发现,别说豪华的大酒店,就是简陋的小旅馆她们也住不起。怎么办?她们发起愁来了:

“今晚在哪里睡觉啊?”“是呀!都快愁死了。”

只有何泽慧不发愁。“这有什么好愁的?”

她说,“谁家在上海有亲戚,我们住到她家去。”

“我在上海有亲戚,”一个女孩说,“可房间太小,咱们这么多人……”

“没关系,搭个铺挤一挤也行啊。”何泽慧说。

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。于是,这天晚上她们就挤在了一起。女孩们凑到一起,总有说不完的话。

“唉,家里人都反对我考大学,说女孩子能认几个字,会做家务就行了,上什么大学!”

“哼,重男轻女,所以我们一定要考上大学!”

“可,可是考不上呢?”也有人担心。

这下,大家都不说话了。是啊,要是考不上怎么办呢?

何泽慧却满不在乎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86

边东子
著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连载

她说:“那有什么!要是考不上,我就去给人家当小保姆,一样有饭吃。”

大家都愣了,出来考大学就是想有所作为,怎么能去当“小保姆”呢?其实,何泽慧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。那时候的社会看不起女性,像何泽慧这样有志气的女孩子都追求自立自强,不要家里养,也不“傍大款”。

■ 北岳文艺出版社

86

张卫平
著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当然这是宝明在背后给刘象庚起的外号,当面总是叫刘先生,在黑峪口时为了和刘象庚的几个弟弟区别开,宝明有时候叫刘象庚大先生。大先生做过那么大的官,既不训人,也没有一点架子,外表看见凶巴巴的,但老头儿心眼特别好,从来没有把他当作下人看待。这次刘先生当了银

行经理,就安排宝明做了银行的伙计。刘象庚说不是伙计,是工作人员,我们大家在一起是平等的,都是为了把工作搞好。宝明一时还转不过弯来,还是习惯伙计的叫法。不过他知道自己已经是银行的人了,这次出来就是为银行来办事的。

这是刘先生第一次单独安排他出来的,宝明心里就想着一定要把这次工作做好。不就是要找个店吗?县城又不大,就是一条巷子一条巷子的找,也要把刘先生想要的那个铺子找到。但找了三四天宝明有些泄气了,这是个什么古怪的铺子呢?怎么一点音信也没有,他和一些店铺的伙计打听,这些伙计都说没见过有个什么印刷馆。正想着心事,宝明不

小心被一块石头绊倒了。宝明摔倒在雪地里。走了一早上,宝明有些累,趴在那里半天没有动。地上的雪已经很厚了,宝明用雪擦把脸头脑清醒过来,宝明立马站起来,拍打一下袍子上的雪。

天已经大亮了,远处的房屋逐渐清晰起来。一些做早饭生意的铺子也开始生起了炉火。白宝明来到一个面馆跟前,想向掌柜的讨碗热乎乎的面汤喝。

白宝明伸着头喊着:掌柜的,有人吗?

很快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出来,看见白宝明问道:来碗面吗?

白宝明摇摇头,从怀中掏出一个窝窝头:掌柜的,能给我来碗热汤吗?

小说